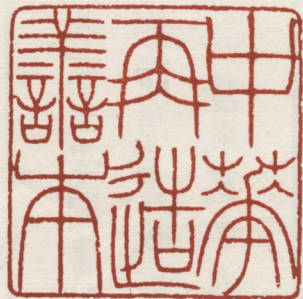


泳齋近思錄衍註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四·一釐米寬十五·七釐米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代郡楊

伯品

彥瞻

道體造化性命



濂溪先生曰无極而太極

伯品註

天之載無聲無臭而

實造化之樞細品彙之根柢也故曰无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无極也

晦翁曰上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伯品曰无極曰真以理言也二

離也非无極之真為一物二五之精未嘗相

又為一物始離為二而今合為一也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无窮焉伯品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牝牡皆乾坤之道男女之象也凡物之雌雄

成形形交氣感而生生變化无窮矣唯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

舊註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伯品註

無欲故靜

道體

先生太極圖解義云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極不立而去庶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正仁靜為主靜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動而通也始而亨者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也利以貞者也中也仁也本為體而周子則明其體蓋道莫不有體有為用而終貞之意動則用行靜則體立故聖人主靜而動者行焉動者行而不失其靜之妙此太極之道聖人所以為全盡之也然則曰定云者非指定之定有動靜之根未有動靜之分一為物慾所撓則定者亂而靜者無所主矣聖人全體太極則靜者立而動者行焉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太極圖伯岳據晦翁曰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

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无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个至極之理如皇極亦是中

天下而四方輻湊更沒去處移過這邊也

不是後過那邊也不是在中央四畔合湊

到這裏又屋極曰極那裏更沒去處了時却又

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

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理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

道體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

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
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六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闕
一關而無繼便是合殺了

誠無為爾語曰實德自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之謂神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爾語曰

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

天下之大本爾語曰大本者天下之體也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爾語曰發皆中和也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爾語曰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爾語曰寂然有指用而言

者爾語曰感而遂通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

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道體

了字字

衍註卷之一

三

夏原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以性情謂之乾且說天是如何後高蓋天只

是氣非獨是高人在地上只見如此高要之

連那地在中間世間無一個物事恁地大且

多查滓在天地間只是氣一查滓董銖問曰天

如地恁地大他只用胡安定說得好曰天

者乾曰天行健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

下三十度北極去地九十餘萬里人一呼

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六十餘萬里人

一晝一夜有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

十餘萬里則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珠底上

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央正如弄椀珠底上

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不墜少息則墜矣

晦翁論玦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

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高山為是天形歌側遂

當其中耳先生曰嵩山不為是天之極非極

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高山之北南極非極

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却是

天之中陳安卿問北辰是晦翁曰北辰是那

中間無星處此子不動是天之樞紐細認所

星緣人要取此為極星在天之樞紐細認所

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在天之樞紐細認所

子相似又似個輪藏心藏在外動如這裏面

心如不動黃義剛問極星動不動如這裏面

極星也動黃義剛問極星動不動如這裏面

射糖盤子動黃義剛問極星動不動如這裏面

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轉緣近樁子便

轉得不覺今人以管窺星見其動來動去

只在管裏面不動去來動去便是

北辰又只說北極不動去來動去便是

得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是那天上

辰是星之界分辰邊頭而極星是那天上

道體

多也 行蓋莽之一 四 潘子李

為十二段底
即十二辰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伯玉曰至之謂鬼以其歸也則也反之謂神以其歸也則

酉據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

愆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

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神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鍾

是氣之神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
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
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
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
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
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

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伯昂曰天地生物之心天下感

之此豈耳聞目見之知道者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
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
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
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
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

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荀子曰革之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革面者未能心化

特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耳書之象恭滔天魯論之色取仁而行違均是人也雖然聖賢豈特為小人慮而已汝無面從事君容悅朋不心為面情踈而貌親所以為臣下慮為交際慮皆恐失之面而不本於心也學者必若易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夫然後可

衍益卷之一

八

湯水本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以上並易傳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荀子曰無

序則非禮不和則非樂仁者其禮樂之本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

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遺書

下同荀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併朋友謂之五常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待子以慈子事父以孝兄友于弟弟恭厥兄夫刑于婦婦承于夫此之謂盡其分盡其分乃蹈

其常常者即天地生物之理各無不足處有一不然是謂不盡其分不盡其分乃謂之變
變者人失厥初豈天地付與有不足者乎雖然聖賢安行於性分之中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內不慙於心堂堂正上下序閨門睦固有不可及者其或君不仁臣則不可不忠父不慈子則不可不孝兄不友弟則不可不恭夫不良婦則不可不順此比干之於紂大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管蔡申后之於幽王各求自盡其分而已伯夷據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尹和靖先生曰看盡分字是多少氣象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四百

行註卷之一

九

金通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渾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鑿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
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伯岳據上蔡
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為
不仁挑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
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或問晦翁曰
上蔡以覺言仁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道
理湏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
是仁但知得个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
仁者耶聖家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以
不仁言之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
不可伯岳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恕之事也故聖人不直以為仁而必曰仁之

也方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伯岳據告
子言生之

謂性其所謂生者指知覺運動而言晦翁
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
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全哉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
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舊
後稷之克岐克嶷伯岳據詩生民章曰誕實
匍匐克岐克嶷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說
文嶷作凝曰小兒有知舊註子越椒始生人
知其必滅若教氏之類伯岳據左傳宣四年

道體

四生八
行証卷之一
十
清溪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
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惑及將亡聚其族曰椒
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椒爲令尹惡薦
賈以其族殺之攻楚王楚是氣稟有然也善
子與之戰遂滅若敖氏

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
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
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
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
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
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
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

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萬物則謂之命萬

物稟而受之則謂之性其目不越乎仁義禮

智而已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日用常

行不可須臾離也循性之仁而行則父慈子

孝以至於仁民愛物者道也循性之義而行

則君敬臣忠以至於敬長尊賢者道也循其

禮則恭敬辭遜之節文循其智則是非邪正

之分別者亦道也聖人因其道之自然立法

垂訓為之品節防範脩父子之道而仁之教

立脩君臣之道而義之教行謹其節文而脩

之則禮之教也審其是非而脩之則智之教

也

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

下而不與焉者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舊註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指微搔而知癢針

是惻隱之心乎潘時舉問晦翁曰仁包義

禮智元包亨利正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

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先生曰木乃生

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

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道體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伯昂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非兩途格物致

知與治國平天下同一貫伯昂據晦翁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

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

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

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湏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

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

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

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

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舊註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

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

先生曰云云伯喈曰无妄天也不欺人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

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

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四百七

行註卷之一

一口

金道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

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

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

極必返其理湏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

終

伯喈據晦翁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

若此者蓋噓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

生故其腹脹及吸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

出故其腹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

盡便死如吸氣非是吸外氣而入止是住得

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便死老子

道體

又曰天地之間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有个盡時意氣盡則歸于天形魄降于地而

死矣入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竟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止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處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止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有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於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伯有立後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四十五

待註卷之一

十五

潘子手

更有甚事

問仁 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

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 孟子曰惻

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

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 孟子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 伯昂曰端緒也猶繭 旣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道體

陽氣發處乃情也

伯昂據

晦翁曰仁者心

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耳之德
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此意去思量體
認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
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个
愛之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
心之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
柄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

訓人皆非也當合 孔 孟言仁處大槩研

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

三九四

衍註卷之一

一六

潘文本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

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舊註易傳曰

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

也伯昂據 晦翁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

氣之發甘節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知
晦翁曰欲要見得性中有仁義禮知無故不
解發得惻隱之類出來有
仁義禮知故有惻隱之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

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

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道體

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
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

信

猶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土無定位

無專氣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土於
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信亦
猶是也實有是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
之生道也

四百

行証卷之一

一

全

橫渠先生曰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

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
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

燼無非教也

正蒙下同
晦翁曰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

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
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
降而下則已成形者所謂山川之融結糟
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惟天運轉之急故凝
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天
運不息晝夜運轉故地
晦翁曰霜止是露結

成雪只是兩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或言極西高山亦無兩雪又孔子問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兩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伯岳謂教者所以成物者也理無端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伯岳據

陽兩端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伯岳據晦翁曰體物者為物猶

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四百三九

衍註卷之一

十一

全道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伯岳曰出王者出入往來

也旦明也游衍者游行衍溢也言天之體著萬物而鑒察之者無往而不在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伯岳據孟子曰人之

也所謂良能者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

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

也伯岳據或問死生之說於上蔡謝先生

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先生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

道體

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天地間妙用
 曰橫渠說得來別這个便是天地間妙用
 事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
 看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常來附語亢所
 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曰方與道士圍碁又自
 外來亢欲接之道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
 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
 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信底把著
 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後不信底把著
 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齋五日戒求諸陰
 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
 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
 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以過名
 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
 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
 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制得去始
 得曰如此却是鶴突也謝子曰不是鶴突

四書

衍註卷之一

九

濟

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
 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
 用祖考精神便
 是自家精神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

亦末如之何矣正蒙以上並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

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

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

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

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伯岳據中庸曰或

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伯岳謂人之氣稟有不

同故覺有先後知有難易耳人患不專心致

志苟能自強不息則氣質之不美者可變而

為美矣不然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一暴

十寒而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自暴自

棄者也又徐子融名昭然鉉山人以書問

晦翁先生云枯槁之中性有氣故附子熱大

黃寒子融謂此性是氣質之性晦翁謂子融認知

山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即是有許多理

覺為性故稟得此道理惟先生云此說亦是

才不謂有性無仁惟先生云此說亦是許多

道體

五百三

衍註卷之一

二

金道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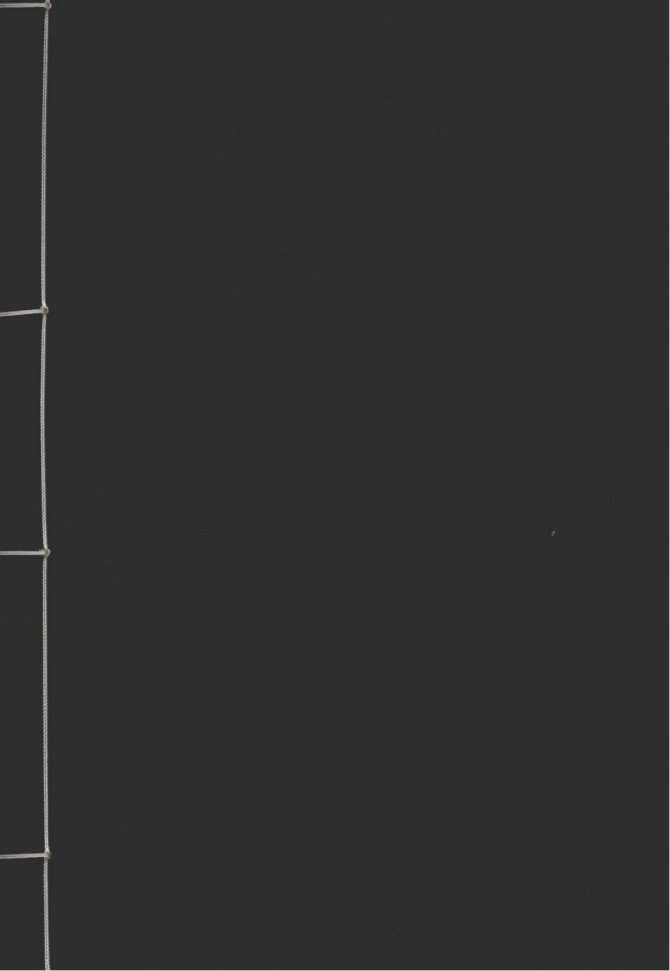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行注之二

十一

卷之二

以外之邊繞感中間便應之心赤子入井之事感
 則仁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
 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
 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
 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
 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所析而為四以示學者
 便知渾然全體之象之可見何見其條然有
 然全體無形象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
 最可驗故由其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
 着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必知其恭敬所以必
 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本無
 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惟其有智使本
 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仁
 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
 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則仁
 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
 四時然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故曰
 立天之道曰仁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
 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
 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故
 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
 出乎春春則春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
 春之成也冬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
 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而
 陽陰陽一太極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之
 末益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之
 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有可為之事而智則
 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非耳是以謂之
 藏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
 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
 始萬物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泳齋近思錄衍註

二

泳齋近思錄折註卷之二 凡一百一十一條

代林楊 伯鸞 序略

論學

陳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

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 顏

淵之所學也 顏子之學為己不為人 遇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今名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凡一百一十一條

代郡楊 伯彞 彥瞻

論學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

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為 堯 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 顏

淵之所學 伯彞曰 伊尹之志視人猶視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 顏子為好學

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

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伊川先生曰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

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

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

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伯雷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則子之明諸心也不改其樂

顏子

之知所養也三月不違顏子之力行以求至也

誠之道在乎信道

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

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

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

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

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

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

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

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

顏子所學異矣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問於 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

猶累於外物何如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

動亦定靜亦定程子曰心齋坐忘百念俱泯者亦定也人知動亦定靜亦定之理則死無

生禍福窮達榮辱豈足為此性之累哉

三十三 衍註卷之二 今道

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

以己性為有内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

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

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

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

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

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循愚曰應迹者

應世之迹也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來而應之非有心也

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循愚曰背者人之所不見也庭

身則內觀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觀無物豈非動亦定靜亦定者乎孟氏

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循愚據孟子

三才

衍註卷之二

四

潘承

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循愚

謂天下事物之理無非自然小智之人務為

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非以鄰國為溝

壑也非以隄堰而壅遏之也與其非外而是

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其第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文集伯壘據揚道夫問
晦翁曰向者先生教

思量天地有心與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
心若使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
思慮來曰如此則易所謂見天地之心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只說得
他無心處耳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
情謂之乾心便是他主宰所以謂天地以
生物為心蓋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
心耳又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
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
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所以明道云

四十五

衍註卷之二

五

潘又玄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地以此心普萬物
人得之遂為入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
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个个
天地之心耳今湏要知他有
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
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
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
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
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
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宿
是實則有是名者實之實也君子之學為
己本不求名於人也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終
其身無可紀之實矣
此君子之所疾也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四百廿七

衍註卷之二

六

全通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
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
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
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伯岳
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又曰發己自盡是
之謂忠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得
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循物無違
是之謂信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
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
便是有違要之兩個只是一理忠是存諸內
信是形諸外一事
有兩端之義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

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往來雨
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
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
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
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

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伯岳據荀子曰心卧則
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

晦翁曰其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
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
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
自家使底佛家又有所謂流注想他寂怕這
个所以瀉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
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即自行

衍註卷之二

八

潘美李

之心也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

德也

伯岳據蹇之象曰山上有
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已上並易
傳伯岳據

豐之彖曰明
以動故豐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

人而信從者眾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

而无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
下同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

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遺書

下同

伯邑

晦翁問輔

廣曰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握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握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个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个朴直懇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

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

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但此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天地之化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 顏子入

三十三

行誼卷之二

洛美志

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

須是學 顏子舊註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

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 周茂叔每令尋 顏子 仲尼樂

處所樂何事但此曰伊川問學者 顏子

若能說 吾雖未識 顏子樂道孤負 顏子鄉志字曰

造之深也周憲問著作王先生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樂道果何所樂先生曰富貴固無足樂道有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問德性何不以言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而夫故曰不改其樂何樂也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夫子何為而樂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樂哉發樂意者其在此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顏子何為而樂哉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顏子之樂意者其在此也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困窮拂鬱

能聖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舊誦時以

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

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
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謝聞此語汗流浹背
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
不蹉一字謝甚不服
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
話頭接引
博學之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明道語
伯岳曰

禮尚嚴常使人有畏心
樂尚和常使人有喜心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然減而不進則銷盈而不反則放
欲養其性而制其情也難矣
故禮樂之並行者凡以節適乎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
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四下六十五
行註卷之二
二二
曰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
伯岳曰
自昔言性者多矣
惟一段又於本性即理也
其論深切著明此一段又於本性之外發明氣稟而言
蓋有性則有氣有性則有氣有性則有氣
則有性與生俱生氣未嘗不備也
然性之有明蔽由其氣之有清濁
惟能養其性以勝其氣性未嘗不明也
所以不可歧而二者此也
嘗觀舜之命禹先論人心道心而終歸於精一執中
孟子有其心養其性持其志無暴其氣其旨皆是也
合體用抽關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在茲乎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伯岳據
使漆雕開仕子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斯指此理而言
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子路

論學

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伯岳曰人方汲汲於仕進而開獨揆諸心而有未能自信之言三子者皆有優游自得之適能重內而點獨安其分而有優游自得之適能重內而輕外不吝己以為人所以見聖人大意

根本須是先培壠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伯岳據 晦翁曰 上蔡說敬者常惺

惺法也此說極精切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為好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者曾祖道曰此個氣象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 晦翁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學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个也是私學者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 晦翁曰涉於人為便是私但學者不如如此如何著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救此不得也 如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論學

四

行誥卷之二

一三

案取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伯昂曰志氣之帥也能持

其志則氣習不能移矣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可以為法矣

伯昂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趙武公侯干

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

季六

衍註卷之二

十四

日及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 先生曰蠱之象君

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
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

有事之象以振濟其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
養德於天下則養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

者二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據 晦翁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
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
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言弘之道 伯岳據 晦翁
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

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
身却只在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伯

曰能盡己之有則公矣能推己及人
則平矣故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三十七

衍註卷之二

十六

金道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
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
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伯

學不進則退譬如登山中間非駐足之地兼
亦無不進不退之理古人謂百尺竿頭進一
步是也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繞著意便是有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獨出曰於所當爲如飢食

渴飲可也繞著意爲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五十九

衍註卷之二

一六

亥先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昔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曾中所蘊自成

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伯器據

晦翁曰

不肯去窮理全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肯去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个美稗今若不日又言便是五穀不熟又不美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揚敬仲有爲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活則周流

四

行註卷之二

十八

全通

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晦翁曰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隅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揚道夫問方應此事未了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晦翁曰也須是做這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

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

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

以聖爲志

伯器曰

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

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

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

个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

不成只守著一个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

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温清當如何然後能盡

孝道也伯岳據 晦翁曰敬字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

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

長方著个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

敬曰敬而無失口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

來若說有親有君有長時用敬則無親無君

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

說諸先生說敬各不同其實只一般程子

曰主一無適又曰整齊嚴肅也便是敬

顯道曰常惺惺也便是敬尹和靖曰收斂

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瑞巖和尚每日常

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或問與

謝氏惺惺之說如何吾儒喚醒此心欲醒此

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醒此

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

其異處在此向曰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

好笑亦可駭大率是說若父母為人所以無

一舉心動念方始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

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

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哉

學者須要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

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論學

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伯島曰有心於盡道無心於計

效非仁者孰能之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百本六

折言卷之一

一一

張氏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以上並遺書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外書下同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

伯昂曰學而博矣然博之中不能無是非焉故必審問之問而

人告之矣然雖得於人而非自得於心者也故必謹思之思而得之矣然所思或與所問者殊則又不知孰為是孰為非故當明辨之辨之明則是者真是非者真非於是擇其是者而篤行之此五者君子之所以學廢一不可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

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

私心

謝顯道見

伊川

一本作伯淳

伊川曰近日事如

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

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

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伯昂據或問上蔡先生曰

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不用則何止吾艾莫已不用否曰未到

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
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間聞此語後如何曰
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
後來遲問何故却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
開此二十年間
見知識却煞長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

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

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以上外書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

子未或致知也

正蒙下同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

三〇八五

衍註卷之二

六二 日辰

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
行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裁培安排則
至是時為有備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如
此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
有以待之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
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
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
生脩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
外世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
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
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
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 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智者常存乎疚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
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伯岳曰盡人之性
而有以充人之形
則與天地相似而
不違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

術莊卷之二

大田

洋

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

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

錫類伯岳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
孝也故遇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

以事天者至矣人與我同出於天地我能盡
孝亦欲人之盡孝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如

穎考叔之及莊公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

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伯岳曰為其
所當為而天

祐之不弛勞而底豫者也勉其所難
處而心安之無所逃而待烹者也體其受

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

回伯奇尹吉甫子為後母譖而見逐作履霜
操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所從若伯奇之

後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非人之能為豈可不素其位而行而以順受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續註）明道先

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宏備乃仁之體也

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

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

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

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

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伯品據張無垢曰余觀西銘大意以謂人格於形體而不知我乃

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

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以為持己接物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

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之命而富貴福澤為天地之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

之成我有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

當自重焉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

論學

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舊註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已上並正蒙伯昂曰戲生於有意過出於無心能敬焉則何戲之有能悔焉則何過之有狎戲以為常文過以為事烏在其為智哉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

伯昂曰

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

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

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

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

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

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
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伯岳據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東萊
先生曰此是傳說告高宗以本末源流麴爲
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既
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自朝至夕出入起居
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苟一時不修則
天命已不流行既遜志又時敏則己之所修
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生以至於日新
又新之地觀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底意思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四百卅一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

伯岳據
翁曰尊者恭

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
盡乎道體之細也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

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
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
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
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
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
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已上並橫渠文集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說

卷九

行誥卷之二

七八

卷九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橫渠論語說伯喈曰
年有老樺覺無先後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橫渠孟子
子說下同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

伯喈據

晦翁曰密

心要洪放

語錄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

伯喈曰

心誠

不遠矣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以

之學奕猶不可而况學道者乎

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内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三節

行誼卷之二

大元

卷之三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

孔

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

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
一覽如見肝肺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
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
他為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論學

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伯昂曰可與共學未

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之未至其可驟然而語變哉

凡事蔽益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

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

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

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至至

行誼末之二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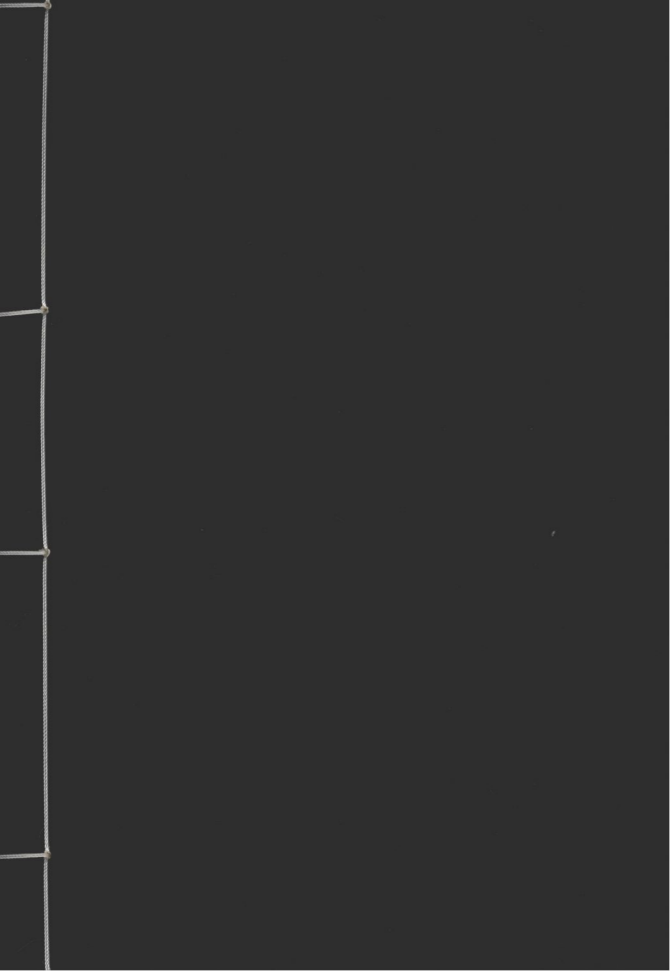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卷致

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易足則所有必不大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如以未知為已知則終身不知矣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論學



泳齋近思錄衍註

三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凡七十九條

代郡楊

伯彞

彥瞻

窮理

經史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

是也

伯彞曰

晦翁曰知言者盡心知性凡是非得失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

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

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

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 孔 孟之門豈皆賢哲

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

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

於某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

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 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

窮理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

有之舊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

能無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

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伯島據杜元凱之序春秋曰將令學

者原始要終尋其技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灑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思慮有

為得也遺書此言與杜氏互相發明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摩耳嘗有人

古學三 衍江卷之二 一 張

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

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

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思伯島據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

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

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窮理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曰致

其知者推

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

伊

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湏是知了方行

得若不知只是覷却 堯學他行事無 堯

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

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

二九四

行誼卷之三十一

全

又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湏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

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

窮理

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
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

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註舊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

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去伯岳據晦翁曰致其知者推

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如喪致乎哀之

致窮到極處謂之致又曰致知誠意乃惡與善

兩個關透得致知乃善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

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

較省伯岳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散於動植者物之微見於日用者物之寓

無非物也無非理也其隱顯精粗動靜出入

升降聚散往來屈伸莫不有自然之理存乎

其間苟日與之接而不盡其理則識有所不

精矣或格其一而不及其餘則知有所不編

矣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即物而窮

至其理也雖然此格物之理也若其貫通之

妙則晦翁之言盡之矣伯岳併述其後欲

致知者當自誠意始夫如是則融而會之一

而二也

思曰睿思慮又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

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

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窮理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伯昂

晦翁曰知者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或問知與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

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

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

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湏是察

舊註又曰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

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伯昂據徐寓問

三十七

行誼卷之三

五

夏

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比並看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這個便知自家亦有這個更不消比並

知自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

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

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學者先要會疑以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窮理

語顧語未必信耳 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

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

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

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

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

暮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

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

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 伯喈曰葉

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曰此如虎威

之類問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

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

精多而竟魄強是也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

有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當其路頭

其人衝過見皆人形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

亦未散之氣不足畏 晦翁曰若論正理則

如樹上忽然生花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此

乃造化之迹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叫

則以為怪曰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

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

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皆是氣之雜

釋乖亂所生亦非理之正也必有時忽然夏

冬熱豈可謂無是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

怪 孔子所以不語非學者所當先也

子貢謂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

言 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

窮理

中庸

衍註卷之三

六

金道

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

因有是說伯密曰夫聞也者非耳剽壁聽之謂也必有豁然開悟然順者是聞

也其朝聞道之聞乎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

得也伯密據晦翁曰明道先生詩云道

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纔理

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禪學到深處只是未

曾到那深處纔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

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着他

甲

衍註卷之三

七

冷天本

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

他那下有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

面都理會交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

果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

那中間核子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

別更有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

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

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去處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麓至如顏子未至

於聖人處猶是心麓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
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以上並文集
窮理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渠橫

孟子說伯島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蓋告子但欲固守其心而不動而不知審思明辨之不可廢此所以不能無蔽而有義外之說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 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
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行誼卷十三

八

張載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伯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

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道非一於深遠也亦非一於淺近也聖人之言亦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

窮理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 孟子
只取其不替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
之道如何也又萬章問 舜完廩浚井事
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
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
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
之美不同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 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
已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
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
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
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 先生曰
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泊品據 晦翁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而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之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以上並遺書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外書

程子於語孟有先儒錯會處必與整理正以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焯初到問爲學之方 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

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

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上以

並遺書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 伊川曰固是好

三十一

行誼卷之三

一一

辰

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

舊註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此

意伯岳據

晦翁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

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之

謝顯道云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窮理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外書下同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

却一兩字點聲平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

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

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

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以上並外書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

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

遺書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 子思 孟子其

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

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遺書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

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窮理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
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
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
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
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
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
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
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
得意則在乎人焉

文集
下同

伊川答張闕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
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
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

象數在其中矣

舊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

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

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

所務也

伯岳據晦翁曰大凡易數皆六十八

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

地之數皆以六十為節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伯岳曰忠質文之異尚貢獻微

之異法與賢與子不同其迹揖遜征伐不襲其軌汙搏杯飲不用於鼎俎邊豆八珍畢陳

甲子

行誼卷之三

十一

潘氏

之日黃梓土鼓不用於金石絲竹八音克諧之世巢居穴處不用於上棟下宇層臺累榭

之際以至禹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陋巷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時也亦勢也

無非易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

也

伯岳據大畜之初九曰有屬利已九二曰輿說輓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

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

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窮理

二六五可見

伯蟲曰

二為下卦之中五為上卦之中以九居二以六居五雖

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為剛柔之相濟故多得其吉焉然又不可以槩論也訟之九二而患至撥井之九二而甕敝漏豫之六五而貞疾離之六五而出涕是又當以其時而論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 先生

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

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

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也

遺書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三十一

衍註卷之三

十六

孫珠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

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

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 先

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

窮理

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口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 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 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

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

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

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

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伯島摭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晦翁中庸或問曰三重之說唯呂氏爲

得之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
或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寡過矣
或問天關於子地關於田人生於寅是如
晦翁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
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
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
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年為一元歲月日
時元會運世皆以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
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
戊上說開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
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
場鷓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個壞了
又有一個萬八
百年為一會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

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

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四十一
行註卷之三
十八
孫球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

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

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

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

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

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

窮理

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伯

曰春秋所書凡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姑以隱公十有一年之事明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故不書即位者抑之也叔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乃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辭于鄆操之為已蹙矣曷不罪叔段而罪莊公耶蓋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莊公恐其終將軋己必為後患故縱使失道不為之所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姜氏不敢主國人不敢從是稔其惡者莊公也曰克段縱之也天子八佾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今考仲子

王書七

衍記卷之三

十九

金通

之官而六羽是用書曰初獻六羽而與之辭可見矣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啗位六卿之尊為天子之冢宰而乃大經拂矣夫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人道之守也承命賙妾恬不知耻以見宰之非宰也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奪之不聽則稱疾不從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而公不聽則其忠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葬之加一等故書曰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彘卒必書日者以見恩禮之厚所以進之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公以孫有登名於史冊者貴戚之卿也益師以公子孫故而自為卿非天子者所以退之也隱公見弑而曰公薨益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非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非

窮理

所謂微者乎使民以時謂農隙也時方盛夏農務正與中丘與郎當夏築城興土功而妨農事於是直書曰夏城中丘夏城郎而不愛民力之意顯然可見矣故以一公之事攷之則十二公之行事皆可見以一年之事攷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春秋爲經世之典百王不易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
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
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
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
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
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
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

伯密聞之

驪塘危先生曰春秋之作

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愛伯服而黜宜曰申

侯怒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之於驪山

復讎討賊春秋之大義中國之所以為平王夫

也使平王有不共戴天之心合諸侯之力以

討天下之賊則周室中興之業可成而五伯

不興四夷不撫春秋不作矣方其遭褒姒之

難而作小弁之詩其怨慕哀痛之情至今猶

可識也東遷之後苟能充是心焉則其怨慕

哀痛當有大於小弁之事而不可一朝居者

獨奈何知其不與共天之大耻內無所承上之

惠而忘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貪其立己之不

受命其援而立之者乃王室之賊天下之讎

也君臣父子之大倫於是幾絕方且不撫其

民而遠戍母家遂以復讎討賊之心甚矣昔晉大

恩報德之舉其悖天理拂人心甚矣昔晉大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我今日否亦今

五公
行三末之三
一

窮理

周之感於平王之末年歟

以作春秋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其有

先王之命無以宗諸侯矣為此二聖人所

仍於君父之讎而失於討賊則篡殺之禍相

公之元年乃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老將至而

可逐也悼公昭子尼曰叔孫昭子之勞不

之罪而誅之昭子尼曰叔孫昭子之勞不

穆子而立昭子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數孺牛殺

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辛巳朝

而武宮逐不臣者五人叔孫之家臣孺牛殺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我今日否亦今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我今日否亦今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我今日否亦今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我今日否亦今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我今日否亦今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胡氏春

秋傳序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學春秋亦善二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

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

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

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

多本

行註卷之二

六一

聚珍

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舊註

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輦隅問某如何看

其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窮理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
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
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
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
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
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
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
後無此議論

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
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
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
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
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

宿曰天官之職無所不統如外廷羣有

司之宿衛則屬官官正官伯掌之王官之宿衛則屬官內宰掌之財賦之出入醢醢酒漿

之微物洒掃縫染之賤職幄帟次舍之細事又皆冢宰屬官掌之甚至膳夫司鑿官寺嬪

御冢宰無所不統蓋冢宰權尊足以節制之故尔 釋氏錙銖天地可

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

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

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

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 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

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

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舊註

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伯岳據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窮理

行三卷之三十一 六百 日度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

以上並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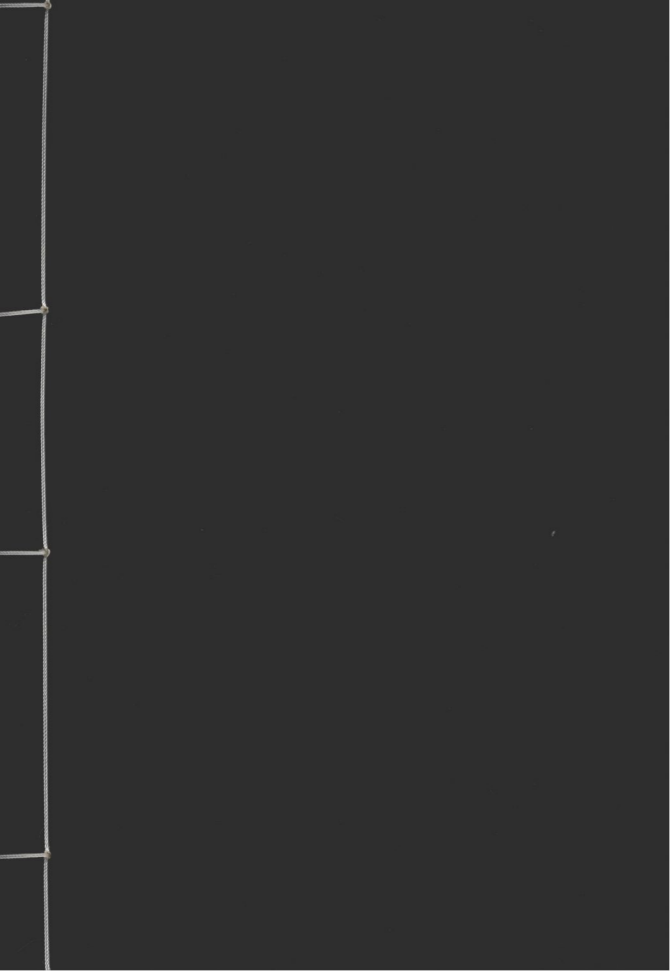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

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
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
須日日如此講論又則自覺進也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窮理



泳齋近思錄衍註

四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凡七十條

代郡楊

伯瑛

彥瞻

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 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
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
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 下同

二〇六

行註卷之四

日東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伯瑛 頤之象

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

存養

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
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
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
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為无咎也

已上
易傳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
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三

衍註卷之四

二

於卷之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伯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能求其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可以上達否則紛擾昏昧雖從事於學而安能有所發明哉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
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
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
養意又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

諱大臨

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

存養

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三十一

行誼卷之四

三

受先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

矣

伯岳據

襲蓋卿問

晦翁曰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若工夫

未到雖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先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不成不去應事接物得且如其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个道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存養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值幽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入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張

二八

行誼卷二四

五

全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習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

存養

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川語 已上伊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
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
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
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伯島據 太元以養準 頤初一日
藏心于淵 美厥靈根 測曰藏心
不外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

存養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三才

衍註卷之四

八

張

叔曰只如此說便不好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告及問著作王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齊之心服其後有詩云蘭花亂葉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整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萬物

伯喈據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个心此上頭儘有商

量

存養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个善來
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
自存故 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
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
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
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
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
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
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
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
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上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慮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三十一

存諸卷之四

卷四

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存養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 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三

行註卷之四

十七

潘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

舊註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

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伯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當其未發之時不可思也不可求也儻可得而思則已有端緒矣不得爲未發也儻可得而求則已有形迹矣亦不得爲未發也獨可於平日存養加功耳存養之要在乎敬敬在乎主一主一亦在乎習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
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
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
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
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

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伯昂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如商之高

宗恭默思道此心之誠純一無間故見之於
夢無非兆朕之先見故既夢得說則自信而
不疑營求於野而果得之常人心志不定雖
有夢而不敢自信也高宗之夢其周禮之所
謂正夢歟**伯昂據**劉彥冲曰莫大於生死莫
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
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
况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
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
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晝夜

人必須要
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
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伯昂據孟子
子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人固當敬守其志而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

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伯岳據上蔡先生曰出辭氣猶所謂從此心

中流 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

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

為保生邪 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

三十一

深耻

以上並遺書

行誥卷之四

十四

孫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下同伯岳曰仁人心也把捉不定則

心非我有矣此何異於鑿家言手足痿痺為不仁者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

明道先生於扶溝

明道一日謂

存養

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顛言語故其學
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以上並
外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
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二九一

存正文之四

一五

五七

未去而實心未定也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
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
則守得定不迴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

勇處多

語錄
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存養

大抵以良爲止止乃光明

猶曰心猶水也

物則混爲昏濁風不動而物不撓則其明可
以燭毫髮良之其道光明於此觀之可也

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
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

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

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

身謂之光明可乎

三十五

衍註卷之四

十六

田原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閔

閔與礙同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

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存養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代郡楊 伯昂 彥瞻

省察 損人欲 復天理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

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

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伯昂據 晦

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益乾乾不息者

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

三九四

衍註卷之五

全道

濂溪先生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

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伯昂 據 晦翁

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

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

伊川先生曰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夫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省察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
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
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三才

行誼天之二

一

清

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文集

伯岳據或

言非禮

勿思曰動即思也

如情動於中豈不

是思

伊川作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

志士厲行守之於爲曰

思曰爲蓋兼言之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
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
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省察

顏子無形顯之過 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

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爲可吝

三舟

衍註卷之五

三

潘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夫之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

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

用懦節於行是也

以上並易傳 伯夷據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

庭失時極也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失其剛中之德所以為不正之節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

原憲之問 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

為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經說 伯夷曰克好勝伐自矜怨

忿恨欲貪欲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
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

二十五

行記卷之五

五

卷五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麓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

宿品 濬 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而塞疆而義此所謂九德也 東萊曰大率

以寬則多失之闊略須是寬中又自有整齊

處人乘多失之委靡須是柔中又自有卓立

盡情凡人有不是處便不敢說彼必自以爲

恭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必以誠實

乃爲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必持才

作爲大則爲小則爲益成括須是加之以

敬則處事必當擾者能慣熟其事才持其能

慣熟其事便把事做慢了反失之猶豫不

決當加果毅之工夫直者多失於訐須是養

之以溫簡者多失之鹵莽須是有圭角廉隅

剛者多不充實其內便是血氣之剛如槎也

慾焉得剛則不可謂之剛惟剛而能塞如

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 彊者多

失於勇而無義以爲亂惟有義如 孟子之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

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 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

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

年因見果知未也 舊註一本注云 明道先

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 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省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爲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

云云

行誼卷之五

十

孫球

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

伯喈 聖人因事當怒而怒之是怒因物而

生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非鏡先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

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

省察

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以上並遺書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三十一

衍龍卷二五

八

卷

謝子與 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 伊川曰

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 謝曰也只去个

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

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

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

思者也

思叔諾罵僕夫 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

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

省察

莫不在己

以上並外書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慾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荀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故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善惡不兩立出彼則入此故曰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二九七

荀子未之王

九

張

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以上並正蒙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于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

二季八

折衷卷之五

一

子三

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省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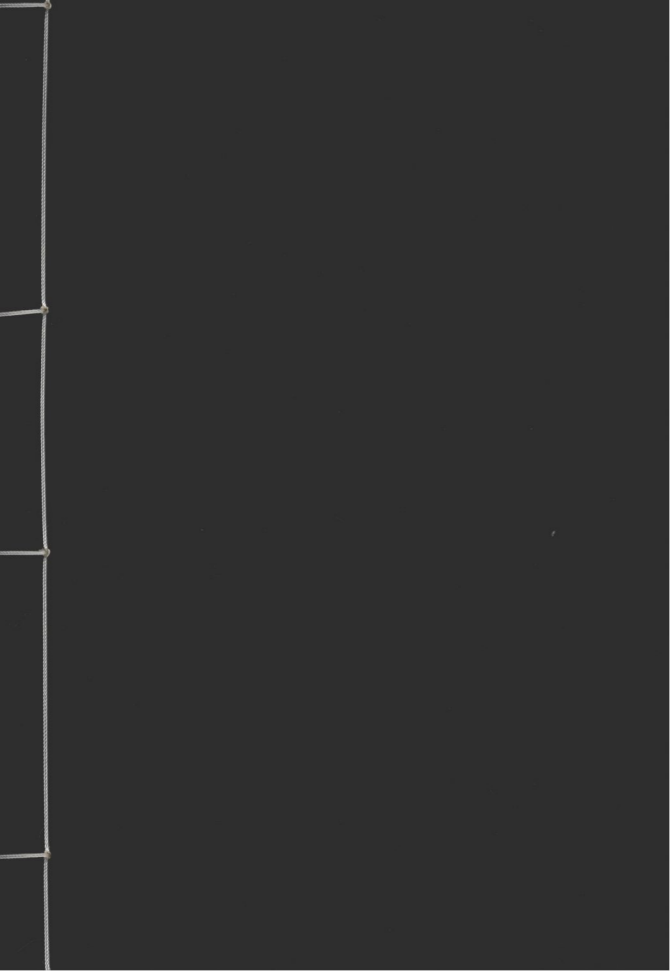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狼
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
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
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
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
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
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伯品曰後世小學既廢

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二二 行言卷之五 一乙 省察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泳齋近思錄衍註

五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代郡楊

伯彛

彥瞻

處家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易傳下同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二十二

衍註卷之六

七

立道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伯彛據蠱之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象

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伯彛

處家

據 蠱之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謂也

伯岳據 家人之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三子四

衍註卷之六

二

田原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父之道也

伯岳據 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其重豈可忽哉

遺書下同 伯岳據 誠齋曰正莫易於

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處家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

三十一

衍註卷之六

三

全道

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

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

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伯岳據老泉族譜引

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又問 孔子以公

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

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

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

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

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

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 孔

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

以 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

且不為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

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

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極大

處家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

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三十八

行註卷之六

五

庚七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姝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

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
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
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閣旣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
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
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
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
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
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
坐側常食絮羹相韻據曲禮注云絮猶調也爲其詳於味也即叱
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
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
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
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

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

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

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狀行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

三下冊六

衍註卷之六

長七

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

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

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橫渠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

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

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

施之而已

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

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

處家

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伯岳據子謂伯魚

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儀禮燕禮有房中之

樂鄭氏註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

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右夫人之所調誦以事

其君子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

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

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道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

域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

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內治故也其言諸侯

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

以召公長諸侯故也程氏曰天下之治

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

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

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

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調誦所以風天

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

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

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

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語錄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六

處家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代郡楊

伯彛

彥瞻

處已 出處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
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
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傳易

同下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二十六

衍註卷之七

乙

全通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

能安其常也

伯彛據需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

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

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

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

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

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

无咎也

處已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伯喆據隨之六二曰係小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

伯喆據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

徒義弗乘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
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
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據遯之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謂雖遯之時尚當

三言二

行註卷之十

三

辰歌

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猶當盡力以扶持
不可決意遯藏縮手而不之救也陰浸而長
亦必以漸尚可以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
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
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躉安苟
得爲之 孔 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
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
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

已及而不能去矣

伯島據

明夷之初九曰明

三日不食有收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

義不食也垂翼謂害其所以行者君子知幾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

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

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

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

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

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

三四上

行註卷之七

四

金直

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

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

事非一槩父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伯島據

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初以

陰居下應九四又不中正欲晉而見摧者也

唯守正則吉罔孚者謂設不為人所信亦當

處以寬裕不正而合未有父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

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處已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致命遂志

伯岳據困之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滌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

三井

行誼卷之二

五

卷之三

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伯岳據井之九

三曰井滌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滌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伯岳

據革之六二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處已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

所往則亦蹈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伯岳據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

无尤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極

有當隨有極之不得而後隨伯岳據艮之六二曰艮其背不

極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六二居中得正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

下之上為止之主乎止者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

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

隨焉言不聽道不行故其心不快退聽下從也今以在上者未能下從所以不快拯而唯從也

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伯岳據艮之象曰兼

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

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又或過或不及皆出

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伯岳據見寺牆上書要不問

守本分云此是好語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

處已

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伯岳據艮之上九曰

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求若賢者則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勸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

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
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
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

於所不安也

伯邑回

聞學妙矣子貢遊

夫子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不以口傳耳授為
聞而以了悟為聞也夫子恐學者守易曉
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

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

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
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
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
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
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
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
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
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
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

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爲可畏
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
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
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
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个
是而已

孟子辨

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

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

伯昂曰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

孟子

衍註卷之七

九

潘季

聖狂相去何啻霄壤而特在一念之間然
則一念在義則爲舜一念在利則爲跖
舜跖之分不待見諸行事
也顧所念慮者如何耳 義與利只是个公

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
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
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
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
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
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處已

趙景平問 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問邢七父從 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 程子 子曰爾

將何之曰將試教官 子弗答湜曰如何

三十三

衍証卷之七

十

張悅

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 先生云某起自草

萊無前任曆子

舊註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

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

曆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 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

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
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 先生曰只爲而
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
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 先生曰此事體
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特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
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
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
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
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
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
可以免此 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
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

子以上並遺書**伯夷**上蔡先生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

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

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調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

恐懼憂喜枉做却開工夫枉費却開心力若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

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

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

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

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

處己

四
行在卷之二
一
書

心哉

文集自題聞之法大槩有六一

曰廉二曰惠三曰明四

曰勤非惠不能愛民非明不能燭物非勤不能舉職三者具矣非根之以廉則惠一變至於虐明一變至於昏勤以汲汲於其私而憊憊於其民故舉一而三自應此外有餘力則以讀書學文如不讀書終為凡民如不學文終為俗吏 誠齋之言其後進之藥石歟故周官小宰弊羣吏之治而六計皆以廉為首使居官皆廉吏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

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語錄下同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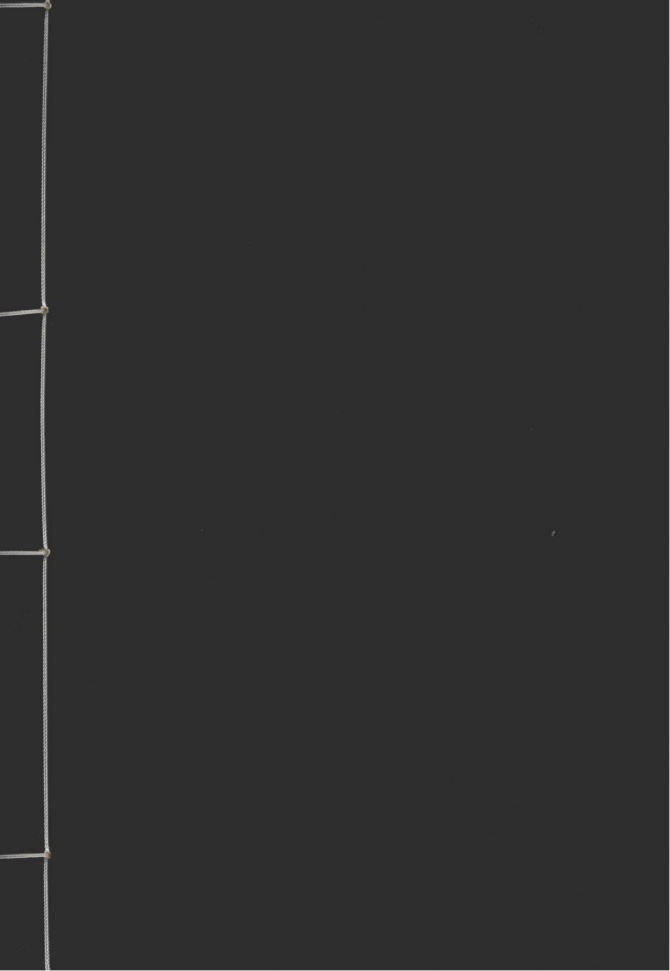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行齋卷之七

十三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七

處己



泳齋近思錄衍註

六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代郡楊

伯彞

彥瞻

君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

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

天下踈也

獨出曰親者難處踈者易裁

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

獨出曰睽次家人復次无妄皆卦之序也則謂物之可視以為則者猶俗言準則與則例

也睽彖二女謂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

獨出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

北所居也

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

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

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 堯

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

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文集下同伯品曰衛鞅見秦孝公說以王道未入也說

以霸道不自知鄰之前於帝秦雖富強而秦之本撥矣太子見漢宣帝以刑繩下勸以匡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漢雖號為中興而漢之脉微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箴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

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伯禹據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後世

自庶士至于公卿曰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曰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三十一

行在末之人

日

三十一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

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觀鹽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

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

力勞而不能止若殲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
躁自止君子法殲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
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
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
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
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行註卷之八

一

八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
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
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
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
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
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
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
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
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良其所止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卷百二十四字

衍註卷之八

七

九運

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

伯岳允

之彖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

而無亂伯禹據既濟之繇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
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
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
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

慎重於用民力矣

伯禹曰春夏秋當農之時不可以用民力故左氏例

以為不時至冬則農工既畢無妨民事故左
氏例以為得時若隱七年夏城中立栢五年
夏城祝立是以不時而書也若宣八年冬城
平陽定六年冬城中城是雖得時而亦書也

四三

行音米之八

八 漢文本

伯禹據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謂
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也火
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周十一月
即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火見者大火
心星次角亢見者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爾雅曰營室謂之定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
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
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致用者致
築作之物水昏正即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也
栽者樹板幹而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
故土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
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
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
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君道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
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
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
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
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
下同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
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
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
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
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
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
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

伯喈曰太宗初欲起

義兵高祖未從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高祖
因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
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殺
建成元吉廢太子承乾寵魏王泰立皇子明
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
太宗手殺元吉曾不愧耻復納其妃惡莫大
焉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為弟婦也三
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
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
其位者謂之受內禪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
下亂之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大者也

行註卷之八

三

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

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
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 孟子三見
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
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
大臣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
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耳

正蒙
下同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 孔 孟
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
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
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
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
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

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
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
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
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集文

伯

適過也間非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
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
正以歸於正而
國無不治矣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凡二十六條

代郡揚 伯昂 彥瞻

治法

禮樂冠

兵刑昏

學校喪

祭

井田封建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綱

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

九疇叙九疇

疇疇類也

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

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

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

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

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

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 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

治法

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彰遣萃於京師俾朝
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
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
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
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
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
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文集

同下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
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
八曰四民九曰山澤舊註十曰分數舊註
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

治法

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

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舊註文集遺書云
某嘗進說欲令

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官入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伯留
據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
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立太
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
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身以輔翼之
而歸諸道者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
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
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志
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
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
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
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

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
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
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
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
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 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

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
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
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獮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戎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戎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戎者皆在疆圉

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舊註

一年有一年工夫

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謂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別謂之子別子者為其族人為君所繼別為宗謂別子之宗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庶子之長為其昆弟為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五世者謂上從祖故敬宗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為宗故云有五世則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時謂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東坡曰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天下所以不重族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不合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父且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

治法

五十六

衍註卷之九

七

今道

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草

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

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

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

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三才五字

衍証卷之九

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舊註無人廟必有主舊註高祖以上即當洮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

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月朔必薦新舊註

則所祭已足別人無後者薦於高祖旁親冬至

薦後時祭用仲月舊註止於高祖冬至

祭始祖舊註冬至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初生民

考妣立春祭祖先舊註立春生位之始也先

一人也亦無主設季秋祭禰舊註季秋成忌

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治法

知禮義

獨處據

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

家惟享

太廟用孟月自周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五月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

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

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

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

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

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

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四

及

舊語

一本所謂五患

者溝渠道路避村落

遠井窞

司馬文正公云孝經曰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如

今陰陽家相其山崗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

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

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

三月士踰月而葬蓋以會葬者遠近有差不

得不然也然禮文多云三月而葬蓋舉其中

制而言之今五服年月教王公已下皆三月

而葬按春秋己丑葬敬嬴兩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壬午日下

異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此方北首

何嘗擇地也考其禍福與今不殊世俗信葬

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

治法

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又葬書

僧舍或委遠方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

所貴身後有子孫者正為收藏形骸耳其子
孫所為乃如此曷如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
仁者見而殮之邪人之祿命固已定於初生
矣豈因殯葬而可改而世俗信之惑矣使殯
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使其親臭
腐暴露不葬而自求其利邪悖禮傷義無過
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
相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
葬之所擇必數處者非盡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
曰世入父未葬者非盡以備陰陽拘忌之故亦
以家貧未能歸葬故也予應之曰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應之曰子路曰傷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
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
不及其日月又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
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
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
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原平自賣

三十九

行記卷之九

十一

卷之九

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近世河中進
士周孟家貧改葬其親駢驢出城一僕荷鍤
隨之取其親之骨掘深坎埋之而歸此雖不
及於禮比於不能葬其親者猶賢矣在禮未
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苦枕塊蓋閔親之
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捨之出仕食稻
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有遊官歿
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
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
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是其始蓋出於羗
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常恬然
莫恠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骨肉歸復于土命也竟氣則無不
之也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
所可在可也猶愈於焚之哉相音骨
也穿惡音烏齊音子細切窆彼斂切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治法

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
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
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
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
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
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
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

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
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
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
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已上並
遺書

邢和叔叙 明道先生事云 堯 舜三代帝

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
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
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

防戎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
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 先生可

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伯岳據外書云介甫言律

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人所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以來未之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耶八分書者八分也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三三三

行誼卷之九

十一

張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

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下同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父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 先生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

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治法

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正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父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

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
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
居也 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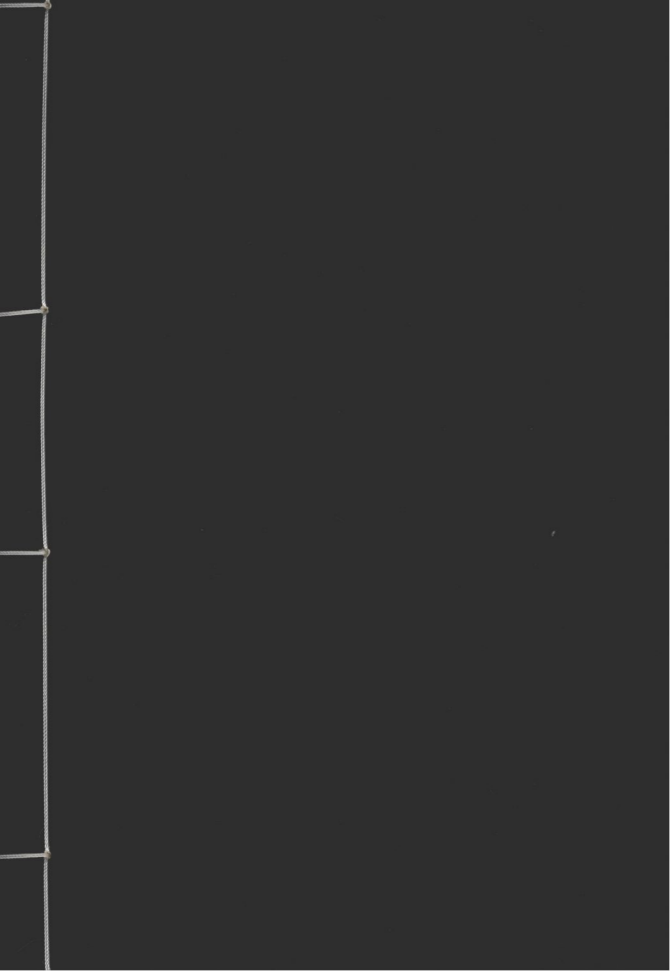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
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治法



泳齋近思錄衍註

七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代郡楊 伯英 彥瞻

臣道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

文集
下同

行書卷之二

臣先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

臣道

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升書卷之十一

十一

五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無訟由先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朋契券之類是也

伯喈訟卦彖傳坎下乾上爲訟天西運水

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故必慮其始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

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 周公之位則爲 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

故云納約自牖

爾雅曰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

眾矣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帝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則

悟之如反手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為質於齊大臣諫之雖強如其蔽於私

愛何愛其子而欲使之長又富貴者其心之所明故左師觸警因其明而導之則其聽也

如響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

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

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

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

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

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

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

其餘 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

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

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

伯夷曰睽之初九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古之聖王所

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
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
也

伯岳據睽之九二
曰遇主于巷无咎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
適足以損之而已

伯岳據損之九二曰
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
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行証未之一
六
合道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
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
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
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
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
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

伯岳據革之彖曰
革而當其悔乃亡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臣道

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

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

惡也

伯岳撰

漸之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

離羣醜也三將上進而無應援當處正以俟時相保也

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矣然三四密比而无應故爲之戒夫謂三也三不守正而與四合

是知征而不知復者也婦謂四也四若不正是與三合則雖孕而不育者也以三之過剛

所利在於禦寇守正而閑邪所謂禦寇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

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

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

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

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

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伯夷據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

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以上易傳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

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

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

之字

衍註卷之一

八

清

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

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

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要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

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臣道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

舊註如荆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有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

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二

衍註卷之二

九

吳世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臣道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
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
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
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漢金五

衍註卷之二

七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 先生以加禮近貴 先生曰何不見

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
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
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

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
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
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
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
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
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
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
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
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
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
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
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
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

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程氏外

書云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見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

豈是無時

舊註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七十一

折莊卷之一

十二

潘季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

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

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

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

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 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 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

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

同下

劉安禮問臨民 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

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

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伯岳摭文王世子曰

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之謂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

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於前惟知有義理

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着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着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伯岳據李德裕得君說中人仇士良愈恐會昌

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
謙擢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
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
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
惑不自安明年以疾辭罷固請老詔可士良
之老中人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
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
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
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
莫如殖財貨盛鷹鳥日以毳獵聲色盡其心
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午經術聞外事萬機
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亂常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進則必治
小人進則必亂而或進或退之間各植黨與
互相傾軋日胎月積而不一其為天下國家
之患可勝言哉漢之末年陳蕃李膺號為君
厨俊又以矯小人之習而黨錮之禍興唐之
中世德裕之徒欲排僧孺訓注以孤小人之
黨而朋黨之事起漢唐之亡良由於此我
朝而仁皇去丁謂相王曾出夏竦用杜富韓
范而四十二年之治亘古無及熙寧用大臣擢
新進少年以為己助諸君子力爭而不勝迨
至元祐司馬呂范以老成秉國鈞一時善類
如蘇如程朋而翼之小人之黨如章如蔡屏
絕殆盡界限嚴而藩籬密本真壯而邪氣消
駸駸乎泰治之盛矣夫何司馬公即世局勢
隨變乎人之蹊隧不絕而君子之肩輿不嚴一
落於范純仁持平之論而小人之肩輿返再啓
於呂大防內恕之心而曾布蔡京引類雜襲小
韓忠彥建中之說而曾布蔡京引類雜襲小

人病已跳梁於育之上膏之下矣逮夫黨籍
立碑凡所謂君子者不棄之寂寞之濱則逐
之嶺海之外而居朝廷布當路者無一非小
人也卒稔靖康之變而曾無伏節死義為國
固守者敵至燕山則守燕者潰再至中山
則守邊者退至黃河則守河者潰再至河北
則河北之師皆奔復寇河南則四方勤王之
師觀望而不進矣六如給事盛言以張敵之
威四盡中書竭力以為敵之奉誤君賣國忍
耻偷生靖康之事言之可為痛哭揆厥收初
也而初六一交小人所勝而然也遇者一陰之卦
其微而繫之交辭曰羸豕孚蹢躅所以
著小人之情狀也為君子者可不戒哉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一益也授人
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

臣道

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
則不敢墮四益也

語錄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

臣道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代郡楊 伯彥 彥瞻

教人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
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
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

百字句

衍註卷之十一

乙

全通

之法以豫為先

伯彥據學記曰大學之人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人之

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
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
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
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
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

教人

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
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
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
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
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
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
矣 經說伯品據子罕篇 子曰出則事公卿
入則事父兄 喪事不敢不勉 不為酒困何

三十一

衍註卷之一

二

三十一

有於我哉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
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
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
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
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
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

教人

劉彛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
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
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
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
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三十一

行誼卷之十一

二

張栻

回橫渠先生家其童子必使掃洒應對給侍
長者其女子必使觀祭祀納酒漿嘗曰事親
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至於
喪祭之禮皆先生倡之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
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
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

子生

有聖書上之一

四

子生

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舊註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

教人

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伯翳

翳曰興起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

聖子

後記卷之十一

五

九

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是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伯

翳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

教人

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

弘教無從成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

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

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

觀可及虬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

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

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

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

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

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

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

業其去之也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

吟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道之本寓乎理

其末見乎數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

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益稍不敬事便不

教人

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遊學者

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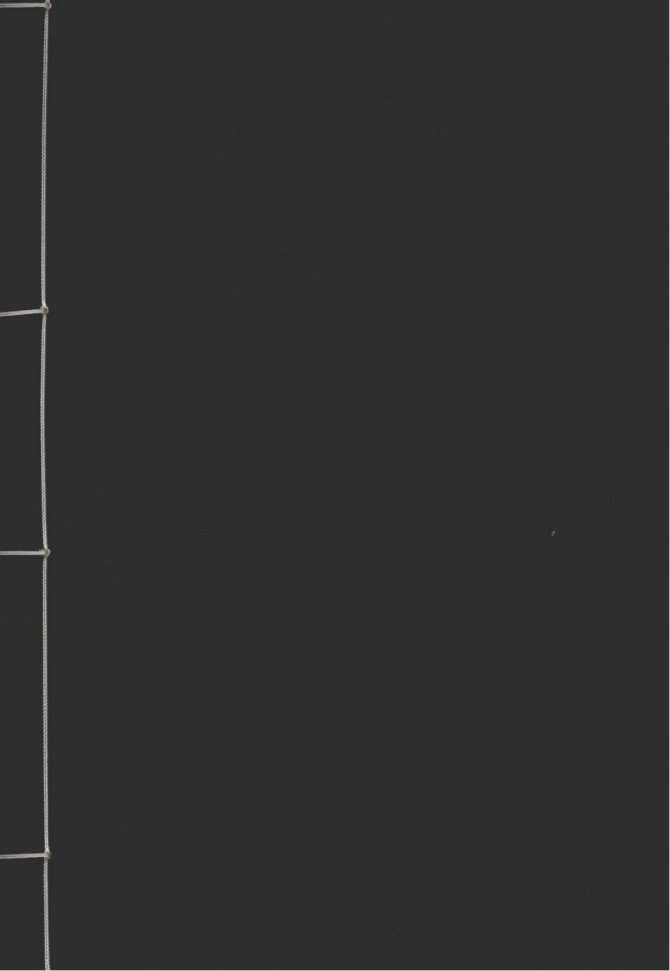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孟子說伯喈曰與適與間已見第八卷君

門道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一

教人



泳齋近思錄衍註

八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九

代郡楊

警戒

濂溪先生曰仲言吾聞過必羞

過不喜人規毀之疾而思悔

悟也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薄於祿

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本有不先退而衰

敗者也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凡三十四條

代郡楊 伯強 彥瞻

警戒 遷善改過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困

據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志禍亂

警言戒

則覺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剋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舊註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厲義无咎也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

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剋骨肉親黨之

間而常孤獨也

伯品據睽之上九曰睽孤見後說之孤匪冠婚媾往遇兩則吉象曰遇兩之吉羣疑亡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警言戒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
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
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
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
與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
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
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

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

勢薰燥其中也

伯也曰限者身之上下之際也即腰膂也夤脊也當中脊

之肉也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止於一定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然如列其夤矣列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
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

可懼也如此以上並易傳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絲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伯

據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伯醯謂微生高乞鄰之醯以為己

三十一

行註卷之一

四

二

醯而與之此夫子所以譏其非直向使高能明告之以我之所無而求諸人以濟其乏恐亦未害其為直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伯醯據子曰

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慾焉得剛伯醯謂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遺書下同

警戒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回逆未至而迎之也
億未見而度之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乂機心必生蓋方其閱
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二十六

荀子卷之二十一

五

金道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
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闕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 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其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 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

不說

以上遺書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歎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

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竒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 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

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忤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

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伯岳曰鄉原鄉里所謂愿人也荀子愿怒字皆讀

作愿

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謂德之賊孟子曰闡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闡如奄人

之奄閉藏之意也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也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與興起於善也又據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語錄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警言戒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三 凡一十四條

代郡楊 伯強 彥瞻

辨異端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 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

晦翁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或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於何見之伯強應之曰

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即二人之
言而觀其氣象其一迫狹其一
過高師豈非過商豈非不及乎
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

辨異端

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
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
必至於也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
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
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
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
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
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
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
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

但有間斷非道也

伯喈曰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

離今捨物以明理泯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

一段事無則矣

伯喈據

晦翁曰釋氏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

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

彼固曰出家

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伯喈道本人論今曰出家則於道體虧欠

大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下為根之人設

此怖令為善 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

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

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

直消言畏只是湏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

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

能亂傳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具此理人則能
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
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
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
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
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
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
不得故說許多譬喻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
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
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 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
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
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

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跡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伯夷據 伊川嘗問

入云千七百人 伊川曰某敢道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 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脚方

四二

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也

五

全通

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方是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 周 孔為之矣

伯夷據 伊川一日

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或問方外之

辨異端

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
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
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
賢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嘗言菴
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釋猶不肯為
况聖人乎又據晦翁曰氣必散人說神
仙一代說一樣漢世說安期生至唐以來則
不見說了却又說鍾離權呂洞賓今又不見
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
亦散了又言古時安期生之徒皆有之也是
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骨肉皆已融化為
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
然久亦漸漸消磨盡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 伊川先生

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

差却 外書

三才圖會 衍註卷之一三 六 尤畢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
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
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
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正蒙 下同

辨異端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
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孔 孟所

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

之思也伯岳曰陰陽晝夜生死往來道之常也

也以悟道則可以免死生流轉豈不

哉惑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

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舊註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

通陰陽體之無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

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

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

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

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

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

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

辨異端

行五卷之一 一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
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
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
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哉伯喈曰詭服異行非脩
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異
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三

涑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 伯瑛 彥瞻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 堯與 舜更無優劣及至 湯

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

說只 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 舜是

生而知之 湯 武是學而能之伯瑛據 晦翁曰性

之者得全於天無所汗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文王之德則似 堯 舜 禹之德則似

湯 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 下同

仲尼元氣也 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

見 仲尼無所不包 顏子示不違如愚之

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仲尼天地

也 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

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仲尼無跡

顏子微有跡 孟子其跡著 孔子儘是明

快人 顏子儘豈弟 孟子儘雄辯伯瑛據 上蔡先

生曰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慈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知微知彰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非孟子慈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三十三

衍註卷之十四

二

楊錄

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伯岳據鄭

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
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
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
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董仲舒有傳可
攷毛公言行不聞於世今
所可見者惟詩詁訓耳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

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伯岳據程氏又曰西漢儒者有

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
味其言大槩然爾揚子法言末篇曰周公
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
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

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

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

也伯岳據劉璋據益州張松勸璋結劉備遣
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令討張魯龐統言於

備曰荆州荒殘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
得志得益州以為資大業可成備曰以小利
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事定之後封以
大國何負於信松兄肅發其謀璋斬松救關

成諸將勿與備通備怒進據涪城圍成
都諸葛亮張飛等以兵會璋開城降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伯岳據蜀先主詣亮因
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

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獨概至于今日然志
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
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

聖賢氣象

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將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劉表卒從之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時劉備屯樊琮

三

指畫卷之十四

四

潘集

不敢告備備父之乃覺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

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相

伊川曰文中子之言有半截好有半截不好者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要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又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

聖賢氣象

後魏北齊周隋
之詩又何足采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
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
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
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
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

周茂叔習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

既異而充養有道德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
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習懷洞然徹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
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
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
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先生爲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
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
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
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
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
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
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
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
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
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
生之門學者多矣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
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
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
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
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惑而能通
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
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
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
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
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
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
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 先生處之綽然

眾憂以為甚難而 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
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

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先生

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

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 周茂叔憲前草不除去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 舊語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伯強 潘興

嗣撰 濂溪先生墓銘云吾友 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父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

卷之十四 八 孫球

令君幼孤依舅氏龍學鄭向向愛之如子向
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
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部使者奏舉南
安軍司理運使王逵以苛刻恣下君與之辨
獄不為屈因置手板歸取諾初納之投劾而
去逵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
有治績用薦遷大理丞知洪州南昌縣改太
子中舍僉判覃恩改真部負外郎通判永州
改駕部趙抃參大政奏為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得疾懇請郡
符知南康軍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
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嘗過潯陽愛廬山
因築室溪上名之曰 濂溪書堂善談名理
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
卷藏于家子二人曰壽曰燾

張子厚聞 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配三賢氣象

伯淳嘗與 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

知舊日曾有其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名良佐云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

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伯淳據

于伊川守太師致仕路國公文彥博題其墓

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其弟

伊之道先生序其所以為墓表曰周公沒聖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真儒天下賀賀焉莫知所之欲肆而

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

之學於遺經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之不慙遺哲

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

久矣歷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

說開歷世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

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

以為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

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

聖賢氣象

言行卷之十四 九 張佐

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遂差知扶溝
縣事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新
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官制改除奉議
郎繼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
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
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侯師聖

名仲良字師聖

云朱公揆見

明道于汝歸謂

曰光庭

朱光庭字公揆

在春風中坐了一个月游揚

初見

伊川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

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

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留齋

師聖又云伊川晚年接學者乃

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 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

三百九十

符註卷之十四

一

二

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劉安禮

劉立之字安禮

云 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

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

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附錄

呂與叔撰

明道先生哀詞云

先生負特立

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

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

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

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

聖賢氣象

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
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
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
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
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
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
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

三十一

行証卷之四

十七

疑餘

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
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先生讀
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
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
經嘉祐初見 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
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舊註尹彥明云
橫渠昔在京師

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
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晚自崇文
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移疾西歸 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

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坐起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

臆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

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

有進伯岳德震澤記善錄云學者須是下學

禮記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

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試

體究此時此心即堯舜揖遜之心且洒掃

后德遜之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洒掃

者誰歟應對者誰歟其理微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

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

粗微上微下 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

只是一理 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

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先生氣質剛

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
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
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
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諱載字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卒于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僉書渭州軍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購槨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二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娶南陽鄭氏有子曰因尚幼

橫渠先生曰 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

聖人 作岳據 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生於明道元年

壬申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伊川先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年十四五心間遊太學時海陵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生所試大驚即延見勉以學職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呂公著韓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元祐三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既而命下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再辭不受後以談道德出領許非用入之體院再辭不受後以談道德出領許大夫孔文仲論奏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

十一二 卷之十四 一三 金通

聖賢氣象

月丁大中公憂去七年服除直祕閣判西
京國子監監察御史董勣逸以爲有怨望輕
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暨
元祐元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徽宗即位移峽州
州編管元符三年正月便居住還洛十月復
四年以赦復宣德郎任監建中靖國二年五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崇寧二年四月言者
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
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
叙復過優著書非毀朝政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出身以來文字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大觀元年九月
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
庚午卒于家
年七十有五

涑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四

聖賢氣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泳齋近思錄衍註/[宋]朱熹,呂祖謙撰;[宋]楊伯岳衍
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4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39-5

I. 泳… II. ①朱…②呂…③楊… III. ①周敦頤
(1017-1073)—哲學思想②程顥(1032-1085)—哲學思
想③程頤(1033-1107)—哲學思想④張載(1020-1077)
—哲學思想 IV. B2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21092號

ISBN 7-5013-3039-5



9 787501 330393 >

書名 泳齋近思錄衍註(全八冊)
著者 [宋]朱熹 呂祖謙 撰 [宋]楊伯岳衍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jstkh@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三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39-5/K·1316

定價 一十二〇圓

